

言情傑
作說部

水石緣

大達圖書供應

新式
標點

水石緣

第一回 驂鳳翥仙侶臨凡 指龍湫神僧飛錫

荆楚溪山之勝，甲於天下；自昔人文毓秀，史不絕書；而靈異之祥，尤多鍾爲神女；如襄王攜『巫峽之雲』，『文甫獲湘江之珮』，『梁山弈弈』，『淚竹痕鮮』，『湘水洋洋』，『凌波瘦機』，息夫人留桃花之洞，王明妃標青史之名；此騷人墨士恆見詠於詩歌，月侶風儔，每寄情於篇什也。余嘗浮洞庭，醉黃鶴，歷雲夢，過清宮，探赤壁之奇，踞衡峯之頂，四望層巒，翠微縹渺中，有一峯岡巒低蹴，氣象鬱葱，名曰『秀嶺』。嶺之上有寺，曰『雨花』，俯瞰平原，滔滔汨汨，迴繞於其下者，濯錦溪。溪上有村，曰『賽桃源』，居人得水之情多，跨溪爲廬，烟火雖不甚廣，然而疎籬短徑，茅舍竹樓，頗極瀟灑。秀嶺素居榛承，有神僧飛錫至此，伐山通徑，結茅於其上。

僧名朗磚，因聲得教，喻色爲空，半偈點開金藏，說法能令天雨花；一口吸盡西江，到岸不須杯渡水；從指頭上真悟空，三徹四諦，五蘊六如，向定慧中都遊遍；雪雲寶門，寶洲全界，觀着論風的，論輻的生，挖擦似隔機搔癢，徒壞指尖；笑那掩關的面壁的，死憎騰如拿石打天空，勞肩膊，將兩手分開慧劍，由他枕着女兒，一脚便踢倒，淨瓶不愁輸却，山子真是珠撐，蓮葉顚顚皆圓，月在柳梢，絲絲不掛。

朗磚前至秀嶺，孤鎖一龕，蒲團清淨而已。迨後遊僧歸附，日衆，大建叢林。一時『暮鼓晨鐘』，『遂與山風競響』，其徒拈花，令居人以桃核裹泥，拋置山下，不數年，悉成佳卉。每當春至，則青纒佛頭，紅樓山腰，爛若錦綉，香風陣陣，糝落花如雨；因名其寺曰『雨花』，而山爲『秀嶺』。云：居人慕桃源之赫奕，各沿溪繞屋，爭植天桃花，蓋一

舒，上下交映，繁紅零落，溪流如染，因名其水曰『濯錦』。而村爲『賽桃源』。云內有水涵虛者，別號散人，世居粵之合浦，爲人汪洋浩瀚，有古叔度風。因時濁污，偕室人清氏來隱於此。性嗜佛，與朗磚善，髦而無子，僅生一女，取名盈盈。降生之夕，朗磚方在禪跌，跏入定，見有童子驂鸞，仙娥跨鳳，並翔空際。須臾，驂鸞者東去，跨鳳者降於水家中，有紅羅一幅，墮於朗磚懷內，上書云：

碎汝半塊磚，投入千尋碧，緝我鳳鸞交，早飛龍湫錫。

朗磚覽畢，驚悟深以爲異。次日聞散人得生一女，且驚且喜，來與散人作賀。散人獨坐草堂，正在納悶，見朗磚來，延入坐定。朗磚曰：『聞你夜來得一顆愛珠，特來賀喜。』散人曰：『是誰說來，你聽錯了。還有半顆不全哩。』朗磚曰：『我知道了！兒子女兒，總是一樣，你不要愁悶。』散人曰：『年逾半百，生了個賠錢貨，怎教我不悶！』朗磚曰：『自古好女兒反勝過美男子，你不聞木蘭披繡鎧，往邊庭，黃崇蝦換烏紗，入翰苑，那都不是挽髻兒，穿裙子的麼？』散人曰：『便依你話，古來有幾個？』朗磚曰：『雖是不多，又道生男勿喜，生女勿悲，怎麼連這話也就忘了！且去抱來看看！』散人將盈盈抱出中堂，朗磚撫之曰：『你們好走得快，把這一個難題目送與我做，不知要費我多少氣力呢！』散人笑曰：『搗什麼鬼？』朗磚曰：『這是我心坎兒的啞謎，不要你管，有句話囑咐你：此女非同凡媛，須好生撫養，他日後自有天生佳配，切莫要尋錯對頭。』散人以爲尋常言語，不甚關心。朗磚辭別回寺，亦不留意。迨後盈盈至十六歲，生得遍體輕清，慧中秀外，藏嬌鎖恨，眉將漢月同彎，顰鳳堆鵲，鬢與湘雲共掃，朱唇紅欲滴，齒比瓊犀，檀口氣偏和，香清雞舌，分擎漢苑，漫誇飛燕，輕身一捻，楚宮不羨，小蠻身細，采蓮舟裏，西子低眉，扳桂月中，素娥避席，真個冰肌玉骨，『一清』無可擬，丰神若論蕙性蘭心，『二酉』猶能探祕笈，魏夫人之書，管夫人之畫，謝道韞之詩，班婕妤之賦，蔡文姬之琴，無技不能，有能必絕，生平所喜，詩詞歌賦爲最，所

居園亭池館，題詠已遍；嘗填滿江紅詞一闕，以寫賽桃源云：

疊嶂層巒，鉅着這孤村風流瀟灑處；清溪幾曲，疎林一帶；花鳥全無塵俗相，人家咫尺煙霞內；算幽深何地，得如斯桃源賽？

茆屋淺山房，隘叢竹護，長松蓋；聽泉鳴空谷，琴橫天籟；誰竊元都千樹豔，償將紅粉三春債？怕等閒流出，身旁二婢，一名采蘋，一名采綠，采綠年尚幼，采蘋小，盈盈二歲，麗而知書，盈盈雅愛重之。分雖主婢，情同姊妹，每得佳句，輒令歌以自賞，散人欲爲盈盈相攸，盈盈聞之，愁動顏色，偶見庭際落紅，私語采蘋曰：『如此落花，拋墮塵土，青黃難問，含歎如何？』采蘋曰：『這件事命好的，捨得來，慳緣的，推不掉，聞說有個老人家，朝着月亮檢書，那些不搭對的，想都是他眼昏檢錯了。』盈盈失笑。一日，朗磚聞盈盈工於翰墨，持帖索書，盈盈爲書云：『外賞』二字。朗磚懸諸普愛軒中，又復畫寫『秀嶺圖』，隱以花村園以錦水，幽深情曠，駕輞川而上之。散人持畫入寺，朗磚展看，嘖嘖稱美。散人偶然談及向平之事，因曰：『這山內生人，都是耕煙鋤雨之徒，那裏討得快婿？昨日與寒荆商酌，欲問歸計，却又徬徨不定。』朗磚無語，暗自失驚。及散人去後，朗磚慨然曰：『非他提起，幾乎忘了一件公案，如今正該是他來的時候了。』吾當到彼，招致此人，就中略露先機，指引他一條異路。』卽將盈盈所畫『秀嶺圖』藏入空囊。次日，迎散人入寺，集衆僧轉望話別。散人向問：『師將何往？』朗磚曰：『做和尚的人，如孤雲出岫，隨風舒卷，有什麼定向？』衆僧有挽錫者，有願從者。朗磚曰：『做和尚的人，須打點自己工夫，老僧不久自圖反錫。』因命拈花暫交監院，臨行密語之曰：『明年某月某日，龍湫有一石生，迷棹到此，你須留住，休忘吾言！』言畢，率一小沙彌負囊攜鉢，飄然而去。

第二回

逢密友慷慨談心

論人情談諧嘲世

中州望族首稱石氏，得姓以來，分支遍於宇宙；其在荆山者，多抱負戰國時見知於卞氏，薦諸楚王，王令展其蘊，大奇之，封卞氏爲陵陽侯，與襄陽米君善，其俗者羅置幕下，有難致者，輒賁金聘之，呼曰翁丈，愛敬無倦容；或抱笏端拜，如對紫宸，人皆以顛目之。米君由是得名也。若將軍誤認仙子，叱成，或授子房之書，或被呂公之指，或淋漓翰墨，易姓陶泓，或觚峙中流，其推砥柱出處不同，用世亦異，紛紛藉藉，未易更僕竣也。

有石岫者，宇蓮峯，居憐雁宕，學本鴻儒，氣宇崢嶸，襟懷磊落，多情多感，恍宋玉之重逢，能酒能詩，儼青蓮之再出，荷花輸臉色，休猜做南國佳人，玉尺擬丰標，生想殺東憐處子，不幸庭摧椿樹，且喜堂茂萱花，雖芹采泮宮，尙之絲牽綉幙。

伯舅山外山愛之如拱壁，有女翠微，屢欲納生爲壻，生堅拒之。山公終不忍置，生幼與松濤雲影爲同硯友，因相友善，遂結金蘭。濤字月坡，性奇峭，英姿挺拔，有力如虎，飲酒過一石，自號渴虹，影字龍碧，爲人輕清淡蕩，飄飄有仙致，尤工書，落紙如煙雲。妻和氏，小字碧娘，賢而多姿，內父和光爲黔中司李，光以書招雲，雲以道遠不應。三子往來甚密，花朝月夕，無日不同遊，亦無日不同醉，酣暢時披風抹月，感慨處按劍悲歌。一日，雲石二子過濤家，閒坐，敍話。生曰：『余三人雖窗螢案，風雨連床，居恆磨勵，自信頗堅，異日鵬程萬里，未知誰着先鞭。』雲曰：『我視功名十分飄忽，卽期不負所學，他日得志，須早尋一紅塵不到之處，作山中宰相，寧爲人所思，勿爲世所用。』松曰：『大丈夫得志，則爲棟爲樑，不得志，則尋邱問壑，功名成否，直須聽其自然。』向生曰：『你忘了一件緊要事。』生曰：『何事？』松曰：『論你年紀，若是個女嬌娃，也是破瓜時候了。這裙帶兒底下的事情，爲何竟不提起來？』生曰：『這些時到門的不是執柯，便是作伐，我聽得好不惹厭，又輪到你來了。』雲曰：『聞君一渭陽，一意欲館甥，你圖舛却是何意？』生曰：『家表姊頗有姿容，予不揣，要尋個天下無，月中有的人來作對。那合卺杯中酒，』

斷不與尋常脂粉共飲。」松濤撫掌笑曰：「這等是要嫁，就嫁不成了。」生笑曰：「配其非人，甯甘待字。」松曰：「我看你幾時尋得到手？」生曰：「不要你替我愁！宇宙之大，豈無全人？只怕尋見了，還不止一個。」雲曰：「你不要一個二個妄想！在那裏？」生曰：「雖未逢其人，却不可不着此想。」又謂之曰：「你方才說要尋個紅塵不到處，我平昔意想中有境界，非俗非仙，其間水秀山明，花奇草異，似曾經歷之所，每一想着，便覺神怡！不知却是何故？」雲曰：「這或是夢幻所致。」生曰：「非也。」松曰：「或是你襟懷超曠，有此奇想。」生曰：「亦非也！情景歷歷不能繪。」松謂雲曰：「蓬峯雅度，你與我皆不能及。」生曰：「又胡說了！我是不好奉承的。」松曰：「我松月坡可是肯奉承人的？籠碧你說說看。」雲曰：「月坡說得不錯，但文人氣象本是瀟灑，怎奈令人戴了一頂儒冠，裝模做樣，斂手縮腳，到弄得死而不活。蘇子瞻嘲鄉裏人與妓筵，真是此輩小影。」松曰：「這還是不過那拘儒樣子，更有一等假謙恭，假道學，口內說著『仁義道德』，心中藏着一刀劍水火，如是所稱『密尖刀』，『笑面虎』，『綿裏針』，諸美號陰賊險狠，甚於鬼蜮，即密如相知，親若手足，無事不以智術相遇，多少無知之子，誤落陷阱；有的計窮勢迫，明知被騙，隱忍就期，總之一墮術中，便如『打窗的蟲』，『吞鈎的魚』，『羅網的鳥』，再跳也跳不出，飛也飛不去了；此輩却揉着肚皮，暗稱得意，如此等人，不知陰司閻羅老子，可要另自設一重機械，都待他否？」雲曰：「有有！待我說個笑話：閻羅巡查地府，見一獄中鬼囚，都光赤着身子，哀嚎叫冷，即問判官說：『這些人是犯何罪孽的？』判官說：『這些人在陽世，慣用奸巧騙人，假充老實，又慣趨炎附勢，故受此罪。』閻羅嘆曰：『若止如此，又不暴棄綾羅，爲何使他赤身受冷！』叫鬼卒帶到殿前，各給皮裘一件，衆囚皆喜躍叩謝。各人奪了一件，披在身上，被鬼卒推倒在地下，打個滾，爬起來都變作牛羊豬狗，哀哀叫苦，只道大王是好意，原來是假慈悲騙我們的。閻羅拍案大怒罵道：『你這羣逆畜，在陽世騙了人世，我處你這一遭，你就叫起苦。」

來了。」豈不是款待此輩的麼？」三人大笑。生曰：「我們既深惡這兩樣人，須做個風流洒落的書生，莫隨那寬袍大袖的迂儒，須做抽肝擢膽的真士，莫學那虛言挹貌的鄙夫，甯使吾輩笑人，莫使人來笑我。」松曰：「暢快！暢快！」復呼酒與雲石盡飲。

第三回 松月坡攜酒玩芳菲 石蓮峯賞花遇梅柳

朗磚自離秀嶺，竟望龍湫而進。一路山雲縹緲，煙花蒼茫，小鳥呼林，青猿扳樹。歎曰：「十年水色山光，依舊是本來面目；老僧秋霜滿鬢，十分慚愧悚惶也！」既至其地，即認定石生，遂定一所茅菴住下。喜曰：「明珠在握，老僧不負此行；我欲完我因中幻他，更有他紅裏因這一回傀儡登場，待老僧提清線索，好演他一本佳人才子風月奇傳。知音者不要道異誇新，充耳者也不要眼瞅口唾；大眾觀場，不須性急，只把那班鑼鼓便將來也。」時值春季，一日石生曉起，過雲影家。雲問：「今日為何起得這等早？」生曰：「不識何故？昨晚一日不曾合眼，等不得天亮，起來沒情沒趣，到你這裏來走走。」方言時，松濤亦至。雲曰：「我不曾請你，恰巧一齊來了。」松曰：「今日的請帖不勞你發，有個現成東道了。」生問：「是誰作主人？」松曰：「昨聞郊外召我園萬花齊放，動了遊興，特來相邀。小奚挈榼等在門外，蓮峯好湊趣，不約而同。」雲曰：「他說晚上睡不着，想是有些心事，此來到也却當。」松曰：「這後生傷春了，我替你解悶！」言畢，便叫出門。雲曰：「大清早，空着肚子遊春，我不吃空心酒，等收拾早飯吃了去。」松曰：「好婆婆！早飯有處吃，絕不餓壞你！」三人攜手同行，將及里許，進一條小巷，彎曲環轉，生曰：「這所在從不曾走過。」望見臨了一家，朱扉外繞着綠水，粉牆頭露出紅杏，庭內一架秋千，綵索隨風飄蕩，行到門外，松雲忽立住。生問：「却是誰家？」雲曰：「這是青樓論癡院，裏面有兩個姊妹，一名柳絲，一名梅萼，姿

容媚麗，兼有才情，追歡選勝，少不得他二人進去，詔他們同走。說猶未了，這院內有個小廝，名喚扶芳，開門出來，見了松雲，是來過認得的，便叫：「松相公們怎麼不請進裏面去了？」松問：「梅姑娘、柳姑娘都起來梳頭沒有？」扶芳云：「到這時候，絕早起來，妝扮同出門去了。」松曰：「胡說！黑早往那裏去？」扶芳云：「我何敢騙相公？鐵哥兒管着房門哩。」雲曰：「不依我，掉下早飯了。」鴛兒聽見也出來說：「相公怎麼都站在門外？」說他姊妹兩個委實才出去，頑耍去了。早來一步，便還會得見。看見石生，定着眼嘴輕輕念道：「好個俏模樣兒！」松指雲曰：「都是你打房門旋，耽擱工夫，誤了事！」雲曰：「走罷！好掃興頭！」松曰：「蓮峯出共不利頭，一次就走了個空營。」生曰：「兵法搗虛，云胡不利！」既到園中：

見亭臺錯落，花木參差，虛樓下迴抱虛廊，曲逕旁通連曲檻。芳池碧沼行來，却借小橋通。錦幃翠屏，到處齊將香塢繞。和風吹片片，扶不起架上茶蘼。晴日照融融，開遍了欄邊芍藥。千歲桃，三眠柳，傍綠偎紅，君子竹，美人蕉，交枝接葉。風流草，帝凌霄，提木筆書天。富貴花王含笑，覩金錢匝地。杜鵑放而倩女魂銷，海棠開而玉環夢醒。鶯梭燕剪，自在清歌；蝶亂蜂狂，天然妙舞。似季倫之梓澤，較勝芬芳；類摩詰之輞川，更饒濃豔。方在玩賞，忽有一蝶彩衣翩翻，舞入花林，生持扇逐之，轉入花屏後，見一女子在池邊照影子，手捧雲鬢，即便立住。其女抬頭看見石生，帶着笑臉，便與生拱手。石生暗忖：「必是院中所訪之人。」回到花亭上，向松云：「你方才耍翹營，這園中有個『烟花將』，埋伏在亂香深處，快去擒來！」松曰：「待我去看。」趨入後邊，見是柳絲，喜曰：「你躲得好！却被俊眼瞧破！」柳曰：「剛見一小後生，是那個？」松曰：「就是我常常說的三盟弟。」柳曰：「哦！只是石三郎麼？」松云：「如何？」柳絲點頭。松問曰：「怎麼止有一個在這裏？」梅丫頭呢？」柳曰：「輕嘴！」松曰：「重了！怕要壓壞他。」他在那裏？」柳曰：「起來得早了些，到這裏和他鬥了一回草，在夜合花下靠着太湖石打盹。」

哩。『松濤悄悄走到跟前，見梅萼淡妝雅態，倦倚湖山，綽是媚人。輕輕閃在背後，取一條草心，掉過手向粉鼻內微微一旋。梅萼猛地一個噴嚏，柳絲拍手大笑。梅云：『我怎麼竟睡着了？不叫我來調美人。』柳云：『到我這裏調弄你，讓我賭咒調弄你做你家孫兒。』松濤跳出來撲柳絲。梅萼驚云：『是幾時來的？消沒聲嚇我一跳。』松云：『道家裏開着被窩，躲在這裏睡着，使我們尋不到。』柳云：『他們說的石三郎，今日也在前面。』梅云：『我正要物色物色他。』松曰：『今日邀他在看花，有個薄東擺在亭子上，屈你二人坐坐。』梅云：『菖蒲花難得聞的，怎好叨擾。』二人轉到亭上。生云：『教你擒一個，你擒了一對來。』雲曰：『方才到你家，撒了個空網，好不沒趣。誰知你們先在這裏等了。』指生向梅柳云：『這就是盟弟石蓮峯。』梅覷生云：『月車朗不期而遇，沒有帶得菓兒來，怎好？』石生初傍溫柔，不禁二妓低鬟偷戲，反覺羞澀無語。松曰：『蓮峯放老氣些，抬起頭來，索性讓他們看個飽。』生曰：『花魁在前，自覺形穢。』二女含笑。酒過數巡，雲曰：『坐中冷落，待我行一令。』松曰：『且慢待我先行個流星趕月，大家吃數杯，再讓你來。』生曰：『阻他的令，先罰一杯。』松曰：『該罰，即舉大杯自斟。』雲奪住曰：『好便宜，我到恕你，就依你行。』遂將酒斟齊，連飲數巡。杯到梅萼云：『只個急三搶來不得了。』松濤擡起板來。梅云：『讓過他一杯罷。』松曰：『不能。』梅立起持酒向生云：『石相公借一杯。』生方欲接，松濤隔住云：『蓮峯不害羞，誰敢借。』柳云：『不過一杯酒，受人挾制，就乾了罷。要醉也用醉，說不得。』雲曰：『還是你爽快。』梅萼一飲而盡云：『松相公好很。』柳云：『你這樣重他，他背地裏叫得你好聽哩。』梅云：『由他呼牛也得，呼馬也得。』松曰：『不錯，一般都是被人騎。』雲曰：『馬背不如牛背穩。』梅曰：『雲相公你也看他樣。』生曰：『碧籠好起令來了。』雲曰：『我的令要古詩一句，帶筵上一物，又要合作園中時景，行遍了收令飲酒。』松曰：『就來只是要認定一物，然後念出詩來，不許詩兼二物，也不許詩異物同。』生曰：『這個自然。』公曰：

「還有一句話：不論詩詞歌曲。」雲曰：「這却不能！」柳曰：「讓他們罷！」松曰：「還是你寬！起令來！先來要順行，第一是蓮峯我收令。」梅曰：「石相公底下是我。」雲曰：「蓮峯快！」松大笑，柳曰：「開口慣教人唱錯。」梅曰：「我是無心的。」松顧柳曰：「你到在我的上面。」雲石亦大笑。梅曰：「不要攪場，又阻令了。」雲曰：「我先認了雞。」松曰：「詩來。」雲曰：「杏花啞啞青頭雞。」梅曰：「先錯起，這偏是隻白母雞，怎麼說他青頭？」問了一杯，我替他說個翠羽花冠碧樹鷄。」生曰：「我認的酒，紅白低枝拂酒杯。」松曰：「石相公底下的來。」梅曰：「到我了！怎麼處？」筵上有的尋不着詩，詩上有的又合不着景。」柳曰：「我教你認了魚，這魚很肥。」梅曰：「我就認了魚，落花流水鱖魚肥。」松雲齊向柳曰：「多嘴該罰！」柳曰：「罰則不過要我吃，我就吃了一杯罷了。」飲畢曰：「我認了燕窩，燕蹴飛花落舞筵。」松曰：「好吃的都搶去了，這一味豬舌並沒有人睬他，其名不雅馴，斯文難言之，我偏認了他。」柳曰：「詩來。」松曰：「沒有詩，戰國策一句話：舌在足矣。」合座大笑。梅曰：「這舌是甚麼？」柳曰：「還是他口裏的，還是這盤裏的？」松曰：「這到你的長舌。」向雲石曰：「我不過少個豬字。」指柳曰：「方才那窩兒也藏在下的。」柳曰：「你單找着我！」雲曰：「若罰酒就便宜了他，只要他說個我們且吃個門面杯。」松曰：「這一句還不在數方在的。」翠羽花冠碧樹鷄，「難道算不得？」柳曰：「不許詩異物同是誰說來。」生笑曰：「真正作法自弊。」松曰：「你不要忙，待我看看鷄鳴了，鴨還睡着，換他句西廂嫩綠池塘藏睡鴨。」梅曰：「這一句到換得好！」松向二女曰：「令完了，把衣帶放鬆些，讓他這看頭鴨好收令。」柳曰：「你也該說句了！」雲曰：「我詩中暗藏一種名花，一種顏色。」梅姊的有名無色，柳姊的無色無名。」指松云：「你的有色無花，蓮峯花名不見顏色，又重大家照令飲酒。」松曰：「你這青字是單詠鷄頭的，與杏花無涉，這雞實便讓你啞啞也該吃一杯。」衆各飲畢，起行一下。生顧二女曰：「人面與花容競媚，使人應接不暇。」梅曰：「

此花豔，驚郎醉人也。」柳絲折取玉樓子一杯，笑向生索詠。生轉讓松雲。松曰：「不要推人，辜了他來意。」遂令小奚展箋，石生執筆書成一律：

半若瓊瑤半若簪，古今人見辨分難。「三春」香散風情好，「五夜」光浮月色寒。玉樹無塵誠可愛，雪英有影最堪看。幾回獨倚欄杆外，疑是枝頭帶佩環。

詩成，二女相對色喜，持酒斟進生曰：「詩凌元白，字壓鍾王，夙慕錦心而兼綉口，果然是不虛！」生接杯曰：「與來書自聖，醉後語尤顛，不要見笑！」雲曰：「昔李白供奉沉香亭，醉後詩，常使太真捧硯，爲千古文人豔羨。今日召我園石蓮峯得句，徵倖二美捧觴，可續前人佳話！」松曰：「局外雖像，只可惜這特是白吃了李太白的尾子骨做的。有些屁氣！」衆皆大笑。生曰：「閹奴曉得什麼快替我脫靴！」諧謔半响，浪將酒殺移進花下，席地而坐。對飲竟日。暮雲冉冉，細雨空濛，遂一同挈手出園。

第四回 柳絲悲寄長歌 石生情感二妓

衆旣出園，松濤令小奚先回。三子帶餘醺復入論癡院。二女引入一小閣內。生見碧檻紅窗，綉簾羅幌，正中太湖石，春臺兩旁，湘妃竹交椅，上掛一幅吳綾綢綾的「米家山水」，左右襯一付金花箋，蕉黃對聯書云：「直把春償酒，都將命乞花。」生顧雲曰：「這是你的字！」雲曰：「呈醜呈醜！」又見香几上花屏間，整銅爐內，著一縷青螺甲胆，瓶中浸一枝剪春羅，旁有一座花梨架，內列楸枰冊頁，管弦檀板諸物。生就坐。鵝兒出云：「從早直玩到這時候才來。相公們在那里遇見他姊妹？」松曰：「他們會躲，我們也會尋，怕遇他不着。早上便宜了你家一殮早飯，如今來補數了。」鵝兒指生問云：「這位相公貴姓？從沒有來過？」梅曰：「是石相公！」鵝兒想一云：

「莫非是山老爺的親眷麼？」石相公貴客光顧，不曾備得什麼東西相待，怎好？」雲曰：「別的一點不要。口乾了快些取茶來。」搗兒連聲說：「有有我去叫妮子們送來。」不一時出茶啜畢。梅柳高然紅燭，復令小奚行酒。松曰：「今日想有個酒鬼尋替身了。」柳曰：「酒鬼若尋着你渴，虹還想出世。」松曰：「如此花濃酒醒，那得不死？」雲影將瓶花移近。梅萼曰：「眼前一二字聯，誰能解？誰能對？」松曰：「可是花對花麼？」雲曰：「然。」生曰：「我們今日豈不是酒尋酒？」衆皆服其敏捷。生向二女曰：「日間賞名花，對傾國，未及一聆清音，且喜紅燭迎人，管弦在側，二卿何吝？」陽春一曲，以盡賞心。」松曰：「蓮峯識趣，倒像慣走陳留，一善四弦，一工橫笛，請各奏所長。」柳曰：「恐已歌污耳，貽笑知音。」梅曰：「石相公見愛，便醜也不敢不陳。」於是梅橫玉笛，柳把檀板以歌曰：

天絲一縷枝頭嫵，百舌撩人啼不了。遺愁盡道莫愁家，誰識莫愁愁更悄。琵琶切切笛淒淒，不奏繁聲與縷聲。幾闋新裁幽曲恨，欲訴還悲調不成。雙鬟家住春風裏，翠眉玉面羞紅紫。猶憶當年髮臙肩，名園閒煞妬桃李。十三阿粉試新粧，十四穿針綉鳳凰。曾經捉句敲風月，曾經辨色辨宮商。斂鬟梳鬢年十六，嬌態猶繞爹娘足。學解連環笑臉生，深閨不慣雙蛾蹙。一朝零落碾香塵，一朝飄泊逐春萍。「紅樓」無限傷心事，青眼誰爲盼睵人。「章台」姊妹多天治，爭持「紅豆」拋「鴛瓦」。妾獨含悲對夕陽，無言悄立簾櫳下。有時對鏡倍傷神，退自鉛華影自親。我昔多情憐小小，是誰有意叫真真。有時夜聽參差品，冷月寒烟不成寐。銷盡屏前蘭麝香，羞看帳裏「鴛鴦枕」。有時拂拭枯桐枝，欲彈不彈意遲遲。「高山流水」宛然在，賞音何處見鍾期。百憂千慮心如搗，怨雨愁風天亦老。白圭忍使青蠅玷，隋珠暗擲蜚蜋抱。奈何奈何天實爲，鶴可衰兮琴可焚。君不見王牆與蔡琰，黃塵千里嫁胡兒。寄將「十八拍」中淚，洒遍「青青冢」上蘓。又不

見梓澤梁天寶，楊雙美麗奪齊姜；馬嵬夜半胭脂血，還於樓前共色顏。紅顏命薄方難就，秋葉春冰爾何厚？妾今譜作『鴛鴦行』，能令淚溼『英雄袖』。當筵且莫歌鳴咽，移宮換商來歡呼。金刀摧動檀木奴，愁城百雉醉後屠。杯深莫慮春宵促，猶喜相逢鬢皆綠！

歌聲怨亂，滿座歎歎。石生合着眼，昏昏不語，如癡如醉。雲曰：『要快活聽你歌兒，朝着我們訴苦，你看一個活潑潑的，被你弄得不動彈了。』松推生云：『蓮峯不要裝假死。』生復與二子大呼索戰。梅柳殷勤陪勸，觥籌交錯，直飲至夜分。松雲欲別，生已沉沉醉倒。二子遂留生而去。松語柳曰：『今日他中酒了，你莫要不辭小官。』柳推松出，問云：『還你坐懷不亂。』二子既出，柳絲向生耳畔低叫云：『三相公三相公。』石生不聞。二女將至扶入羅幃，覆以錦被。石生鼾鼾睡去。梅云：『這生溫潤如玉，深可人意。』柳曰：『不但人物風流，更且才華出衆。』梅曰：『世間女子，若嫁得這樣兒郎，也不枉一生。』柳曰：『日後若得托身如彼，情願和你共事一人。』梅曰：『且莫要作些癡想。』柳曰：『今晚不要閑過，他陪你罷。』梅曰：『他醉了，小鬍子也未必慣經。』柳曰：『總是夜長難睡，且和你下局棋兒，等他醒來，將舊時筆作請政請政話個通宵。』梅曰：『正有此意。』遂與棋枰對弈。局猶未終，忽聞帳中喘嗽。二女悄至牀前，輕輕的鈎起帳子。石生朦朧間聞得麝香撲鼻，睜開倦眼，方知睡在梅柳床上。見二女在旁，即問松雲二子。柳曰：『去多時了。』石生起坐帳中。梅曰：『好睡也。』生曰：『好醉也。』柳曰：『待我去取茶來。』遂抽身出外。梅萼坐在生旁，持生手曰：『三相公今年貴庚？』生曰：『十八了。』梅曰：『原來還是我大一年。』生曰：『柳姊十幾歲？』梅曰：『他與三相公同年。又問曾有大娘麼？』石生搖搖頭。梅曰：『每常在家晚上誰敢伴兒？』生曰：『自己在書房裏睡。』一面說着，打個呵欠，抬起伸伸腰。梅萼輕舒玉臂，攬勢抱住石生。低語云：『怎的這樣倦，陪你再躺躺罷。』石生神情飛越，止不住目亂心迷，將手搗住香腮，輕問柳

家姊不進來麼？」梅曰：「他不來！」石生癡迷半晌，忽想雲松與二女既是舊識，平時必爲所溺，遂捺定春心，低頭良久不語。梅又低問云：「你心裏怎樣？」生曰：「今晚醉極了，蒙賢姊妹錯愛，願以異日……」梅撫生背曰：「你敢是要走起來，身上冷了，我讓開去，隨你蓋着被睡。」生曰：「不冷，也不要睡了，口渴得很！」梅見石生無意，站起身輕喘一聲。柳絲持茶入房，生接飲云：「茶冷了！」柳云：「比三相公的心是熱些。」生曰：「子不知我心如灼，正當供他一澆。」飲完，柳絲接杯向生笑云：「這論癡院又不招賢良方正，爲何來的都是道學先生？」生曰：「我不忍以「烟花」視卿，卿何甘以狂且待我？」梅曰：「青樓薄命，何幸垂憐？」生曰：「適聽長歌哀音，悲惻如「清夜猿啼」，「雨中殘角」，能使有情者一齊下淚。」二女曰：「不嫌污目，殘稿正欲求教。」生曰：「珠玉當前，恐無目者不能當之。」梅曰：「日間已曾窺豹一斑。」生曰：「那不過醉後狂書。」柳曰：「妙處正在此！」遂收拾殘棋，各出己作。石生下床來細細玩賞，多半是縈愁惹恨，觸景傷情之句。生慨然曰：「麗情藻思，均不愧女中博士，何爲拋墮風塵，使這一派鶻鶻聲都向筆尖提出？」梅柳長吁無語。生曰：「二子以道韞之才，兼壽陽貌，張郎相得益彰，浩然尋之不得，陶彭澤尙竊芳名，林處士猶珍素質，曉風殘月，何處不宜，菲舍竹籬，何方不可，奈何移向這章臺翠館中，忍教疾風驟雨剝落摧殘？」二女曰：「自流落以來，臉兒上賣笑，心兒裏含悲，只思跳出火坑，尋個清涼地面，想是孽債未完，沒一來引手。」生問其家，柳曰：「妾家渭城。」梅曰：「妾家庾嶺。」復詢其入樓之日，二女曰：「昔日根由，每一念及，寸心如割，非不可言，實不忍道。」生曰：「自古花街姊妹，只圖眼下芳年麗色，車填馬砌，名壓「平康」，待香銷黛滅，欲尋個好好收場，百不得一二姊具此慧心，胡甘自棄？若不趁此時，早尋究竟，一至塵侵，歌曰：雲散舞衣人，祇愛你柳搖金縷，梅如玉堆，可憐你梅子酸心，柳縐眉，就如我們今日往園中玩賞，也不中慕他美麗，若到鸞老花殘，鳥啼春去，則園扉可闔矣。還有人提壺挈榼，向空枝賦

詩飲酒麼？」二女淒然流淚曰：「娉娉名言，奚啻「晨鐘暮鼓」！我姊妹從今以後，誓不作「青樓」中人了。」生曰：「且慢！且慢！須知痼疾非盡藥可除。」梅曰：「得遇神貶，甯不立起？」生曰：「譬如匣中之鏡，被塵封垢，雖不怕到頭來，沒有磨不出光的，却没有一舉手便推得淨的垢。」柳曰：「不是這樣說！譬如天星與月被霧掩雲遮，只愁沒有一陣吹將來的風，那怕有一時掃不開的陣雲。」生曰：「言雖妙，未必由中。」二女曰：「我二人久懷此志，實非僞言，只是這鐵網重重，不能得脫。」生沈吟良久曰：「你二人果能自惜其身，我當代爲畫策。」梅柳聞言，二人跪向生前曰：「三相公你若不辭援手，我姊妹死且不朽。」生扶二女起云：「只要你們把定此心，我斷不悔今夜之語。」二女甚喜。梅曰：「數載塵埋，今日也有見天時節。」柳曰：「向來只慕才名，以未獲一見爲恨，不意初覲芝眉，即被大德。」生曰：「相彼投兔，尙或先之，矧目擊麗人淪沒，何忍膜視？只怪二友平時並不提起，今日却恨相見之晚。」三人話正纏綿，正是曉鷄高唱，生提二女步出庭中，見落露陰陰，參橫月落。梅曰：「每夜只恨更長，今晚徧覺夜短。」生曰：「好處留人月易斜。」撫梅肩云：「只是「神女有情，楚襄無夢」，能不爲賢卿所竊笑？」二女曰：「君之情可稱高出一世，自今以後，還望時來扳話。」生曰：「旣蒙雅愛，願接清談。天將曉，卽辭去。」

第五回 空齋昨夜有癡情 平康重訪多嬌面

石生回家，走到書房門口，有一童兒名喚書帶，在房中歇宿。生見房門虛掩，推門進去。書帶醒了，生云：「怎麼門都不關？」書帶起云：「是關的。」生云：「蠢才，關的我怎生進來？」因問：「太太昨日可曾問我？」書帶云：「太太見不回來吃飯，太太叫我尋到雲相公家。他家裏人說：「却去遊花園去了。」天晚了，太太又叫我到那裏。」

去請說還沒有回來。」生曰：「太太可說什麼？」書帶云：「沒有則聲。」早飯後，石生鼾眠，一覺醒來，默默自想，雖然昨晚鎖定春心，却被他引開情竇。自此之後，終朝悶坐空齋。會思梅，一會思柳，眼下心前便有一段無聊光景。一日抱悶過松雲家，雲影正與松濤坐談。見生來，松曰：「我知道你醉還未醒，正要來替你解醒，你也來了。」雲曰：「好樂也。」生曰：「遊同樂亦同，何獨我哉？」雲曰：「我們的樂，不過是對酒當歌，誰似你鑽在人家被窩裏去了。」生笑曰：「我的事，到也無迹，那乞花賞酒的對聯，好不眩目。正所謂拿賊見賊，你們背地裏傾筐倒篋，反要怪人被酒，豈非懷惡而討不義？」雲曰：「我二人因見他姊妹有些才學，不比尋常歌妓，雖常過訪，却並沒甚勾當，恐你年少，易爲所溺，故不敢道及。誰料一朝年少，那「章台」花柳倒被你後來折了。」生曰：「兄乃憐才，我偏好色，況你這話也可信不可信，各人只好自家明白。」松曰：「我輩當以此爲戒，使外人聞之，看我輩爲何如人。」生曰：「蒙兄引天台，我正要去尋花柳，且慢來阻我的逸興。」松顧雲曰：「你看他才到那人家走了一回，口角便老氣了多少？」生笑曰：「怪道吾兄平日能言，原來從這條路上鍊出來的。」三子諧謔多時，石生不提梅柳辭樓之事，回家，天色已晚，才點起燈來，便在自己床上坐下，才靠着枕頭，便似在他家帳中，略略閉眼，那一條彈絲品竹之聲，便嗚嗚的從耳根响起。又想着醉眼初醒，被梅之來挑引的光景，愈覺心魂撩亂。書帶請吃晚膳，生云：「不要吃了。」書帶云：「炊起茶來罷。」生云：「你且去吃飯來，把門帶上了去。」石生斜倚在床上，不多時，生母推門進房，問云：「爲什麼不吃飯？」生忙立起身答云：「才吃了來。」生母坐下，又問：「身子清爽的麼？」生云：「清爽的。」生母將燈搵一搵云：「你看這桌子上，也不叫他收拾收拾，把些書堆得橫三橫四，像什麼？」又問生云：「你在那裏吃得飯？」生答云：「在月坡家裏。」母云：「說說話就該早些回來，只管擾他家也不便。」少頃書帶來請太太吃飯，生母起身出房云：「把茶爐炊起來。」書帶卽忙煽茶。石生獨對孤

燈，默坐良久，取本書翻前揭後，看了一回，撇在案頭。又靜悄悄坐了半晌。茶爐已沸，書帶倒了茶。生令：「將火掛在香爐內，少些留幾塊火在茶爐內，你睡去罷。」語畢，取茶吃了，在房中走來走去，搔頭摸耳，連聲慨嘆。書帶清着眼站在旁邊。生云：「教你去睡，你癡忒忒還站在這裏。」書帶即去睡了。石生又取香鑪，在鑪灰上平一平，添上一塊香，又吃了杯茶，取筆在桌上閒塗亂抹。忽又撇下，靠在桌邊，呆呆靜想。復起身出庭下，獨步踰時。進房來走到牀前，意欲就寢，却又回到書案，站立半晌。復坐下，靠着椅子昏昏睡去。直到樓鼓將終，書帶起來小解，生忽驚醒，一點昏燈半明不滅，慨然長嘆。書帶云：「大相公怎麼還不睡？只怕天亮快了。」生乃和衣就寢。次日午後，生語書帶曰：「你鎖上門，隨我到一個所在去。」書帶將門鎖好，隨生至論癡院。生入門，見柳絲在軒前煎藥。柳見生來，忙立起身撲撲灰塵，將衣一整，接云：「石相公來了。」生問：「這藥那個吃的？」柳絲云：「梅姊身上有些不自在，即引身入臥處，呼曰：『有個心上醫來了。』梅蓼坐在牀上看見石生這個身軀，早輕鬆了一半。即下床云：『別來夢魂顛倒，今日甚風吹得君來？』生攜手曰：『我亦盼不得一見，奈無便可假，今日前來相訪。不意玉容消瘦至此。』三人坐下，生又問：『是什麼貴恙？』梅曰：『是那晚別後，不茶不飯，身上寒一陣，熱一陣，直到如今說不出病根來。』柳曰：「石相公這幾日在家做什麼？」生曰：「連日空齋抱悶，無計可除，特來消遣。」松雲二友別來，可曾到此？」柳絲搖首。梅見書帶站在房門外，問云：「這哥兒可是隨石相公來的？」生答云：「是。」梅云：「進裏面來站站。」書帶走進房，站在石生身旁。梅問云：「叫什麼名字？」生曰：「叫做書帶。」扶芳到房門外向書帶招招手。書帶走出來，扶芳云：「你不要站在裏面，我和你門口玩去。」二女復道前事云：「石相公前夜之言，姊妹銘心鑲骨，自古爲人在世，萬萬不要把前言置之高閣。」生云：「姊妹雖然一時動念，這舞裙歌扇，未必真能拋舍。」梅曰：「君言差矣！天下富有樂湯火厭清涼，坐圉圉不思釋放之人。」柳曰：「立志已。」